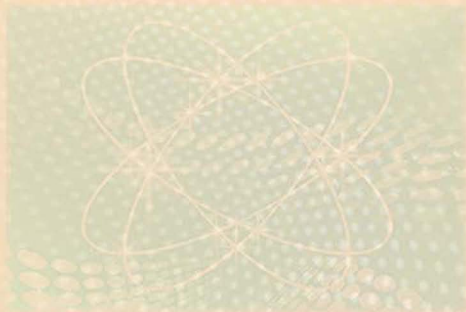


文史风景线

⑦③

清逊帝溥仪(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文史风景线

⑦③

清逊帝溥仪(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逊帝溥仪/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修订本.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11

(文史风景线)

ISBN 978-7-5373-1465-7

I. 清... II. 北... III. 溥仪(1906~1967)—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425 号

文史风景线

清逊帝溥仪(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32 开

印张:600 字数:9000 千

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3-1465-7 总定价:256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第 九 章	伪满执政	1
第 十 章	傀儡皇帝	23
第十一章	沈阳被俘	53
第十二章	东京审判	75
第十三章	重获新生	100
第十四章	最后岁月	133

第九章 伪满执政

一

土肥原在天津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第二天被报纸揭露出来，社会上许多人对溥仪提出忠告、警告，劝他“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正好，刘襄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于是，溥仪又踌躇起来。这时，陈宝琛、胡嗣瑗、铁良等也不主张立即去东北，以为“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只有郑孝胥极力鼓吹不要“时机错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溥仪“被复辟美梦完全迷了心窍”，认为陈宝琛“迂腐不堪”，心里赞同郑孝胥的意见，只是表面“不露自己的意图”而已。

土肥原入津诱骗溥仪去东北的消息披露出来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蒋介石派高友唐充当说客,表示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也可以。还希望溥仪去上海。如果要出洋,除日本外均可。要到其他地方,除东北外什么地方都行。溥仪没有同意,他还是一心想去东北“恢复祖业”。

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根据天津情况向关东军发回电报称:“经询问之结果,溥仪有离天津逃往满洲,并有在吉林组建政府之意向。但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曾接受日本政府应予严密监视之训令,其警戒森严,如不采取特别手段,将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当天板垣以关东军参谋的名义致电陆军省军务局,要求通知外务当局不要干涉土肥原的行动。11月6日,币原外相电告桑岛:“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

土肥原急不可待,为了早日达到挟持溥仪逃离的目的,搞了一连串阴谋活动。

先是利用特务进行恫吓。一天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物,竟在水果筐里放了两颗炸弹。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叫喊:“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吓得溥仪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就以此为借口对溥仪说“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的好”。与此

同时，溥仪还接到不少恐吓电话和恐吓信，有一封信说：“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祁继忠还告诉溥仪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有电刀”。静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溥仪感到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决心随日本人出逃。其实，祁继忠是日本人安排在溥仪身边的日本间谍，这些伪造的惊人消息，就是日本特务通过祁继忠干的。

接着，土肥原按原订计划采取了扰乱天津的行动。11月8日，在土肥原策划下，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2000多人，对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制造混乱。随后，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宣布戒严，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日本军队还把装甲车开到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口，把静园控制得很严。

11月10日晚，祁继忠瞒过所有耳目，偷偷地把溥仪藏进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悄悄地离开了静园。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坐另一辆汽车跟在后面，如果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吉田一招呼，便立刻通过，汽车来到预定的一家日本饭店。在那里，一名日本军官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给溥仪穿戴上。又换乘日军司令部的汽车，由吉田陪同，沿白河来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早已等候在那里，溥仪上了船，“看见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心里才稳

定下来”。溥仪在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太谷猛等人监护下，由 10 名日本兵保卫离开了码头。溥仪坐在汽船上，眺望白河夜景，他把白河看做是“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不禁得意忘形”起来。可是当船行至军粮城时，突然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溥仪“像神经一下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日本兵立即上了甲板，伏在沙包后面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汽船装作听命的样子，行速下降，然后乘岸上不备，突然熄灯加速冲过了中国军队的警戒，溜烟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在“淡路丸”上郑孝胥十分活跃，继续“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13 日早晨，到达营口满铁码头。溥仪幻想在码头上一定有许多东北民众欢呼着迎接他。等上了岸他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都是日本人，为首的是关东军特派特务甘粕正彦。溥仪在甘粕等人陪同下，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住下。而实际是被封锁起来，不准下楼，也不准与外接触，仅由板垣和片仓两人负责联系，委托甘粕正彦在溥仪身边负责照顾。关东军还向关东州长官、总领事、满铁等方面发出通告：

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
发逃离天津，于 13 日 10 时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

护。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以庇护。但鉴于时间,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断绝与外部之交通,严加保护。迄至适当时期之前,禁止发表有关溥仪之一切行动报道,特此奉告。

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不利,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要求陆军大臣给关东军拍来电报,提出:“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决定局势稳定后,再抬出溥仪。11月18日,关东军借口汤岗子“治安恶化,时有兵匪袭击”,又把溥仪护送到旅顺,加以严密封锁,仍由日本特务甘粕和上角负责“照顾”,实际上是把他的禁起来。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但身不由己,只好耐心等待。

溥仪转赴旅顺不久,关东军又派川岛芳子来到天津。川岛芳子是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原名金璧辉,认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为义父,改名川岛芳子,充当了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一到天津就与吉田忠太郎秘密策划挟持婉容的计划。

一天,在静园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身着烟红色绣有金银丝大龙花纹旗袍,脚穿高跟鞋,脸涂胭脂,嘴抹口红。这个浓妆艳抹的妇女就是女特务川岛芳子。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瘦骨伶仃的“病人”,她们一来就住进了最里边的一个房间。过几天,从静园传出病人亡故,从外边运来一口大棺材。川岛芳子哭哭啼啼领着婉容一行人等,跟在棺材后面到白河岸边埋

葬。在溥仪潜逃搭船不远的地方，由日本人“安排”，登上了日船“长山丸”，就这样，婉容也到了旅顺。

二

溥仪到旅顺以后，立即被日本人软禁起来。每天受着甘粕和上角的监视，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许接见其他人。上角和甘粕告诉溥仪：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郑孝胥也说：“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事宜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自然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溥仪一心想重新当皇帝，也只能听从日本人的安排。

1932年1月29日，板垣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之命，到旅顺探询溥仪的打算。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还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显然这与关东军1月4日所拟定的建立伪国最后方案不符，而郑孝胥为了讨好日本人却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板垣从上角和甘粕那里了解到郑孝胥父子远比溥仪、罗振玉“灵活”，不像他们那样坚持

大清复辟，因此乐于与郑孝胥打交道、谈条件。从此以后，郑孝胥战胜了对手罗振玉，成了关东军的红人。

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2月初，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连电催促关东军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傀儡政权。陆相荒木贞夫更电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伪国的成立宣言，“应在本月中旬以前公布”。于是关东军便为建立傀儡政权忙碌起来。

从2月5日至2月11日，在沈阳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室里，举行了连续7天的“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有三宅参谋长、板垣、石原、竹下、和知、片仓等参谋，还有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和松本侠。会议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问题，并就如何操纵傀儡政权的行政、财政、军事等问题，进行了仔细讨论。

接着，关东军又于2月16日至17日，纠集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及马占山，在沈阳张景惠的私宅举行伪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也到了场。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顾问驹井德三等名为列席，实际上完全控制这个会议。为了落实关东军早已拟定的计划，会议从16日晚8时一直开到17日早3时。17日午后2时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张景惠为委员长，

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热河汤玉麟、哲里木盟的齐王(齐默特色木贝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关东军要这个伪组织就建立“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步意见,并要求在3月1日以前,完成建立傀儡政权的工作。18日,关东军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声称:“由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在宣言发表前,马占山托病返回黑龙江,因此未在宣言上签字。接着又在沈阳连续召开“建国会议”。20日,关东军指定郑孝胥也到沈阳开会。

溥仪听到要在东北成立“共和国”的消息,感到失望和愤慨。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复辟帝制,自己能当皇帝。于是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郑孝胥临行前满口应承,可是在21日开会时,郑孝胥根本没有拿出十二条,只向板垣拍胸脯说:“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罗振玉是主张复辟的,不妨被郑孝胥抢先开了口,于是板垣以郑孝胥为主要对象,把罗振玉甩在了一边。所以罗回到旅顺对溥仪委屈地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其实在开会前,郑孝胥以溥仪名义已和关东军订了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使他赢得了“国务总理”头衔。

2月23日,板垣奉本庄之命到旅顺见溥仪。板垣首先表

明他奉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之命，向溥仪谈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板垣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是“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板垣一边说，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摊在桌子上。溥仪生气地问：“这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板垣照样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执政。”溥仪一听板垣叫他阁下十分刺耳，更气得要命，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复表示不能放弃皇帝身份，不能就任执政，“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板垣接着说“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但是“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溥仪听到“议会”二字，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板垣的表情始终含着微笑，但语气始终寸步不让。他们争论了三个多钟头，溥仪坚持不能放弃皇帝这个名号。最后，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便起身告辞了。

当溥仪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了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

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果然，第二天早晨，板垣便把郑孝胥、罗振玉叫到大和旅馆。板垣一副铁青脸，威胁地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接着用命令的口气，叫郑孝胥立即照原话向溥仪传达。溥仪听到这个回答，先是一怔，接着两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郑孝胥接着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一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郑接着谈了一些“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话，溥仪默不作声。站在一旁的罗振玉等一个个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郑孝胥突然大声说：“日本人说得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一听到郑孝胥要“收拾铺盖”，溥仪顿时着了慌。垂头丧气的罗振玉才慢慢腾腾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以此为条件，看板垣怎么说？”溥仪叹了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最后，板垣同意了。

2月24日，板垣从旅顺急返沈阳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旅顺之行。然后，确定了傀儡政权的最后方案。第二天下午

5 时,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所谓《新国家组织大纲》。规定:伪国名:“满洲国”;伪国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蒙古自治领;伪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由溥仪担任;伪年号:大同;伪国都:长春,改称“新京”;伪国政治:“民本主义”。

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舆论,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又指使汉奸大搞所谓“促进建国运动”。在沈阳,2月27日,于东北大舞台举行所谓的“市民大会”。是日,到处张贴宣传品,且印制伪国纸旗数万张,“分发商民,勒令悬挂”。又以“白看戏”和“赏军用饼干一包”为诱饵,驱使市民前往开会。入门前迫令在名簿上签字,不会写者,由汉奸代笔,以作为赞成伪国成立的根据。28、29两日,又举行了“全省代表大会”、“全满联合大会”,其情形与市民大会类似。在哈尔滨,于南岗喇嘛台搭成戏台多座,逼令名角在台上演戏,驱赶市民前往。入场后即关闭大门,禁止外出。在吉林,则以发一角钱的点心票引诱学生参加。伪建国运动整整闹了几天,丑态百出,乌烟瘴气。

2月29日,关东军又强迫所谓“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3月1日,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

伪《建国宣言》发表之时,溥仪还在旅顺等待。在关东军